學規類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規類編

（一）

張伯行纂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學規類編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恃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恃有學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卽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尙耳。此其意不過爲取科第、拾青紫之計。卽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爲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爲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旣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親製訓飭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中。士習端。士行篤。正誼明道。於以持身而型俗。凡所爲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爲眞儒、而出可以爲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所可比而同也。余以菲材。謬膺簡命。巡撫八閩。夙興夜寐。惴惴焉懼以不學之身。上負聖朝修明風教域樸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勤宣令德振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摭昔聖昔賢所以爲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學者。使黌庠塾序之間。人守一編。學共一規。則夫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

其弟者。一皆聖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我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羣蒙。其爲功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爲序。時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眞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之歸。因述夫子之意而緐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紹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激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庵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緐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

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淩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流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辯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尙盧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拜書。

楊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夐乎遠矣。層叒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迺命司徒。敬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寖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奧者。有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爲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屆。而尤振興黌序。加意作人。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陰隲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人之理也。余謬膺簡命。視學八閩。竊孳孳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學。率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聖天子慇懃誥誡之至意。而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類編。網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爲學讀書之次第。彙萃成帙。其所以發明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閩士奉爲標準。確然有所持循。若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助高深。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閩爲理學淵藪。格言正論。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先生下車未幾。卽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還天理。視世

之剽竊詞章。漓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先生平日之自濬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贅焉。謹拜手而爲之序。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眷弟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梁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萬邦。靡不協和。暨四十有一年。復御製訓飭士子文。誕告多方。用勗敏於黎獻。懋哉懋哉。越五年、丁亥。輯瑞南紀。爰命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聖教。撫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爲學規類編。遡流窮源。顯微抉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闡聖教。以啓後學。峽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隆。家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喁喁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彝之賦、有獨厚哉。蓋教之者深、而學之者懋也。故其時俊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爲。可以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千載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實學寖衰。不思道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瞀然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其趣易撓。雜而無本。其行終廢。浸淫日下。砥柱乏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爲學。家自爲師。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偲偲切切。不惜覶縷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遂爲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爲士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慕古昔之醇龐。鑑前代之得失。體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傳。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絃誦不輟。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矧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未嘗湮沒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

唱三嘆之思焉。蓋上爲天子慶得人。而下爲諸生賀得師矣。諸生盍思所以澡身浴德也哉。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澣之吉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眷弟梁鼐書於榕城之寧靜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埽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英華醲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業。旁拯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鵞湖鹿洞。聞辯難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儻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非。爲累匪細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既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御製訓飭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閩疆。以公之學術有本。功用必宏也。公甫莅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務。采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此眞成己成物之實功也。豈

沾沾於文藝間。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爲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造於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自濯磨。以無負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後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無不全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失其教之之地矣。頑鄙者、不辨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之術矣。閒有天姿敏妙。不安於是數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闔闢、變而爲刑名權詐。閃姦打訛、流而爲恣睢苟偷。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爲廣大。甚者倡爲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全才也。今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間。漸摩樂育之者。靡所不至。復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墜緒。不絕如綫。而勤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愼。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歷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莫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之久。確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閩。天子使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

夕憂勤。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濱山陬。自安聾瞶於堯舜之世。於是揆抉百氏。採摭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而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而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是而馳。欲求免爲庸衆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互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閭俗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公以導揚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爲彬彬禮樂之鄉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學規類編目錄

卷之一
朱子白鹿洞教條
程董二先生學則
西山眞先生教子齋規
卷之二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幷序
卷之三
布衣章璜爲學次第八條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卷之四

諸儒讀書法一
卷之五
諸儒讀書法二
卷之六
讀經
論解經
讀史
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卷之九
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
卷之十

總論爲學之方二
卷之十一
存養
卷之十二
持敬
論靜
卷之十三
省察
卷之十四
知行
言行
卷之十五
致知
卷之十六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
卷之十七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之十八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王安石附）
卷之十九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論詩
論文
卷之二十
程子四箴
朱子敬齋箴

張南軒主一箴
眞西山勿齋箴
思誠齋箴
夜氣箴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辭文清謹言箴
愼行箴
懲忿箴
改過箴
存理箴
持敬箴
愼微箴
六理箴
程子顏樂亭銘
張子東銘

楊龜山書銘
呂藍田克己銘
朱子敬恕齋銘
學古齋銘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志道齋銘
據德齋銘
依仁齋銘
游藝齋銘
崇德齋銘
廣業齋銘
居仁齋銘
由義齋銘
蒙齋銘

敬義齋銘
張南軒克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主一齋銘
辟文清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恆齋銘
存誠齋銘
胡敬齋進學齋銘
衣冠銘
書橱銘
卷之二十一

增損呂氏鄉約
卷之二十二
讀書日程
補編
卷之二十三
道體
卷之二十四
總論聖賢
卷之二十五
諸儒
卷之二十六
辨別異端
卷之二十七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學規類編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古田施鄒松仁山訂　南平余祖信公校　福安吳瑞瑀　漳浦蔡世遠

朱子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諱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版。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

一入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分。

當日擊版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版。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版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浮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很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鞾韈。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欹。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版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埽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埽拭之。別有穢汙。悉令埽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版。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竝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眞先生教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竝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盤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勿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學規類編卷之二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先生曰二程

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尙。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

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尙。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閒。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閑邪存其誠。孔子曰。主忠信。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

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己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眞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

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

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衆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

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顚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旣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旣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

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　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褊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幷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髣髴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尙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師友、會衆裁度、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學規類編卷之三

布衣章潢爲學次第八條

一、學以立志爲根源。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也。夫天生蒸民。聰明才力。世多兼之。惟志有不立。則此心便爲富貴功利聲色所染誘。有志之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之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也。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之性命。苟不能爲天地立心。爲往聖繼絕學。不已也。則此志一立。此心恆存。一日千里。誰其禦之。一念萬年。誰其奪之。貫金石。通鬼神。庶百年間。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矣。不亦偉然大丈夫哉。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胡爲忍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爲主意。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羣居切磋、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心中。沈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卽密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墮行。亦須愛衆親仁。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

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眞知此者。內外精麤。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眞。水滿汙池。澂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愼恐懼爲持循。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卻又都從睹色聞聲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眞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愼、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上帝之臨汝。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驗之。念馳、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達矣。可不愼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愷愷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

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閒言者言此。纔覺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斂敕。處處禔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燔火不熄。終至燎原。而懲之於微。懼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豫。遷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庶氣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籓籬。壞卽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固。風邪侵卽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眞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卽此物之異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是故命卽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卽命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充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舉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頓悟頓修。標大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皋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腳耳。此所以人人得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中正純粹之歸。故卽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眞詮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尙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辜過。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游。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弈之類。至於詩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曰無恆。夫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況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學規類編卷之四

諸儒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窒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

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卻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嘗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整齊。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

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齟齬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

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濟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册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作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覿鼈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

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過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卻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

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儹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牾。若眞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卻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卻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連。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

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方當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讀

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迤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

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悤悤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游饜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册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卻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今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菴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洩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惴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

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　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徧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

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卻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卻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看書與口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陝隘、無處著工夫也。　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麤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煞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逆、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提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休。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嬾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

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汎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縱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放入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如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息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卻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

此費力也.

學規類編卷之五

諸儒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胷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

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卻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汎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汎濫之累矣。　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意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

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需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卻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尙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温亦須子

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麤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閒。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急之閒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閒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币。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币。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卻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

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卻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閒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註腳看、方有意。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搉。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辟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大有得。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麤、急聲以誦。眞村學小兒讀誦鬪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朱子曰。童

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叅。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羅整庵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眞欲求道。斷不在此。

學規類編卷之六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幾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渾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

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嶢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

爲力。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地高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

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徧、以至五六十徧。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薛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愼。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愼。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愼之意。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出於此。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竝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共滔天。於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馭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詩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歆動和暢。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羅整庵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無節爾。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旣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

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卻看通鑑。見他姓名。卻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

他亦得了。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偏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偏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偏。準擬三四偏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

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學規類編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繇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

爲事。而必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

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走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朱子答汪尙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

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幷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幷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

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

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靳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瀆哉。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尙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尙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旣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敍天秩。

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則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峰饒氏之訓。果齋先生名蒙卿字景正鄱人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名罡號字溪大陽先生名枋號存齋陽先生師涪陵晁先生名淵字亞夫晁先生師朱子。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

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治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治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

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恬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

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莞陋。菲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願不美歟。